

御批通鑑輯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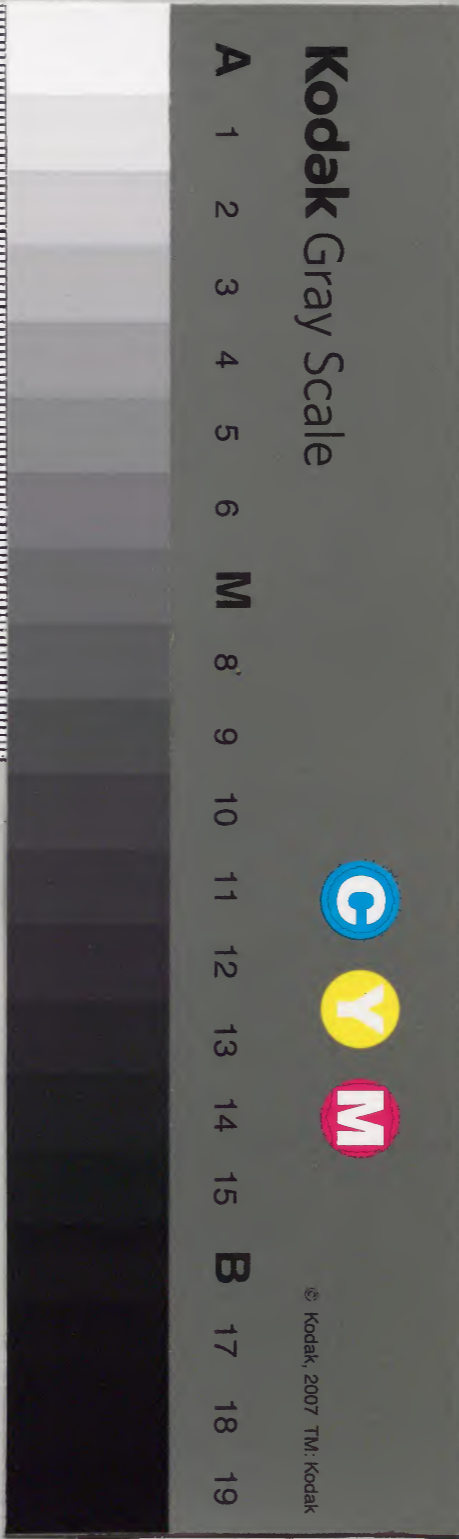
卅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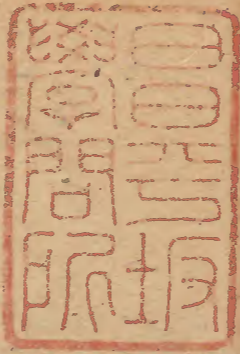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二 九 函	二 九 三	三 四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漢	書	門
二 九 三	一 八 九	六 四
號	函	冊
類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3
冊數	64	(39)
函號	285	16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五

宋

仁宗皇帝

仁宗慶歷二年春正月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

京師權貨務宋初京城置權貨務後但給金銀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受錢若金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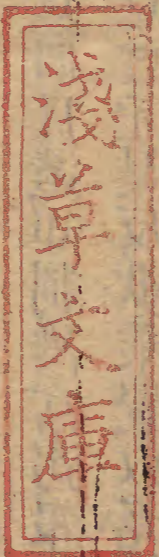
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

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

裕鹽二百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

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獻官錢內地州軍民間

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



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民之充役者主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二月置義勇軍

詔選河北諸州彊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詔舉將才

契丹來求關南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遼官制分北南院曰北面南面北

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政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

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

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未可逆料

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國舅

房之後翰林學士劉六符河間人唐節來致書取

故地及問與師伐夏并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

特默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托

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

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

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

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

弼為接伴使能令特默起敬且盡得其隱情小之而已效報聘之禮誠引其名夷簡之薦為入于國事自有裨益史知夷簡不悅弼因薦之而政陽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與否于不論豈真

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事見左傳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避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是。知諫院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得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

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昔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鹵獲金幣。

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已。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

弼使命北朝乃邊國重訂所係設誓詞與口傳異其為害于使臣者尚小而貽誤于國事者實大幸而弼中遂啓視得以予願和議否則償累大校府亦謂制甚嚴容或有說對即難出無心尚且不可遂存傾陷欺私嫌以敗公事乎獨怪仁宗遣使外邦國書既全不寓目及弼馳還人奏又任晏殊謫詞掩飾不加察詰當時政治尚可問耶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誓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瞞時人見口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

獻義尚納亦貢獻之謂
聯爭執再三親有丈夫
而其時宰相畏懼為
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
公實復虧積弱之勢既
蓋其慷慨不振誠可
文以

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
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
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
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宗所
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
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
耶律仁先字濟蘭孟父房之後及劉六律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
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
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
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字仲賢東平人持誓書
與仁先知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

自是通好如故

蘭舊作今改

閏月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真定人會兵禦之敗死

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入寇攻鎮戎軍先是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

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

利綱哩拉即野利旺榮舊雅奇舊作遇今改兄弟合內附即

昇西平爵上綱哩拉令拉默特舊作浪今改薩勒奇舊作賞今改

瑪尼舊作媚娘今改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

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又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

用兵以來費用困乏人情便于和世衡以白籍籍曰此

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至是元昊果大入王沿

使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在

原州西北。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

潰。懷敏馳至長城。在固原州西北。與隆德縣接界。秦時故址也。濠路已斷。遂

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馬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

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

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

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

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

多得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

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驅不練之兵。故戰則必

敗。此則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恩倖。田即

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死地矣。此

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

吏以上宜慎所授。以徒有功。且命將之時。之疑貳推恩

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字伯庸。虞城人。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

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時已命文彥博經

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使王懷德。繼忠子。諭

之。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

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

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

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

昌朝之辭。使命祖弼之奉使。道里計。即其所陳。諸弊亦不遺。藉紙上空談。以飾其避之迹。仁宗乃嘉于之所為。與臣對昌朝同

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

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

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

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

既為總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

事，使所稟不一。于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

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

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偽

之諛曰：軍中有一范、一韓，西賊聞之，心膽

寒。軍中有一范、一韓，西賊聞之，驚破膽。

徵處士孫復。字明復，平陽人。為國子監直講。

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

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

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

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于是帝復中樞密直

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

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

賞乎？

癸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夷相半。人困黠集財力，不給國

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种世衡又以計遣王嵩。本繪

光信，世衡奏補三遺書間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亦

班借職，更名嵩。

弟皆得罪。綱哩拉雅奇皆有才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知主有向漢心已授夏州節度并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綱哩拉得書笑曰種使君長矣何為此兒戲乃執嵩以書自詣元昊上之元昊果疑綱哩拉不令歸而綱哩拉歸嵩中遣人詐為綱哩拉使使世衡世衡知其為元昊所遣故為款語而厚遣之使還元昊出嵩罪中而綱哩拉已報死矣世衡知其謀已行復為文以祭綱哩拉悼其兄弟有意本朝垂成而失投之境上元昊既失二夏人得之以獻元昊雅奇以此亦并獲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知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帝亦以西鄙用兵日久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王嵩使與文貴以書至延州議和續綱目作文貴以綱哩拉書議和考宋史種世衡傳元昊與王嵩書遣李文貴以綱哩拉書報世衡而夏國傳文貴于元昊未寇鎮戎之前已為龐籍所遣二傳前後矛盾續綱目係錄殊混今依宋元通鑑收解然猶佩彊不肯削僭號且

元昊稱男而不稱臣其不肯服事之心迹已露龐籍奏曰議和即當執名分大義為之開導如其不悟則移兵致討以伸國威可耳至烏珠乃酋長之稱與吾朝定義了無關係顧據內地雖有與之爭較非惟為西賊所師實貽千古笑資其後當彌所論最為得體蔡襄猶不免泥于庸俗之見也

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最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鼎國烏珠舊作泥定國元卒今改正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也烏珠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最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凌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二月立四門學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大事疾稍愈命

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
 鬆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
 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坐具有倚曰。與。昇也。以前夷簡
 辭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
 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
 密副使。弼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
 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
 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不可保。其于守
 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為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

字仲儀。且子。

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賢路闊。而慮正人難久立。
 乃上疏曰。修等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恐邪人不利。必
 造為毀譽之說。其說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
 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
 所張弛。小人翁翁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
 言之。初范仲淹既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
 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修論事切
 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願
 侍臣口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最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

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烏珠之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合一作作如定張廷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戢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曼殊等厭用兵。不聽。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亦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賊徒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

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能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符象晏殊曹景修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行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斷拔太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且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

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于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出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同日復以樞副命弼弼猶固辭帝命宰相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令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

一命命減省役悉采之立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惟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約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惟材器備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選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廊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五

十一

冬十月以張昞之字景山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

朱墨標識賢否昭然其字
考核誠便然亦按察之人
果其廉明稱職方無枉徇
否則倒置混淆其弊更有
不可究詰者且以歲計上
副一年之中安保公廉者
之必不改過易轍而中材
者之心無不效者乎
至遠路過博州縣進自
由久之將啟焉
覽其非真法

一載考績朝廷激揚大綱
自當通核其才品及三年
中之實蹟若何以定黜陟
若視保任為權宜動應一
時之毀譽安見清望官之
必可盡信乎元瑜所云徒
長奔競而非養廉誠為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
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
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
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
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
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于是显之
等首被茲選显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京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河東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京西范仲淹之選監司也
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
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

滿即選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具

前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

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

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宋史選舉志選人官七等一曰留

使防團判官三日軍事判官留守節察推官四曰防團

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五日縣令錄事參軍六曰試銜縣

令知錄事七日軍巡判官以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

績者遷選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定磨勘保任之

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朝

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遷員外

郎中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知之遷大卿

監諫議其法始密于舊矣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徒長

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奔競非所以養廉耻也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

確論政體自有常經不在
多立科條也

十一月更立蔭子法

太祖初立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
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衛及三班
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即上七階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
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寢廣至是范仲
淹富弼始裁省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
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十二乃得蔭由
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諫官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
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

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
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
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字周翰臨淄人言帝王

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
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
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
之于是復命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
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
恐卿等勞爾

諸說書以希進見不知崇
政一御其為論思納諫幾
何固不若每日延見羣臣
咨詢得失之實利也
故明末季請御經筵者連
音累廣及至接見又復無
所建白則又效尤師民而
漫成習套矣

荆王元儼太宗第八子卒

元儼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右可以年歲不利。財用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譴貶。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惟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今莫若教士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未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林。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一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宜州唐置今廣西蠻區思恩範人作亂。詔廣西鈐轄宋諸路置總管鈐轄司掌軍馬守封之。

希範嘗舉進士。後與甘叔正辭。應募討安化州。本撫水州。祥符

中改名故城在今慶遠府思恩縣叛賊自言其功求錄用知宜州馮仲

已字齊賢以為妄編為全州今屬桂林府希範遁歸與

正辭舉其族仁亂推山崖山即崖山本唐縣宋廢為蠻獠所據酋蒙起

為帝偽立名號破環川宋羈縻州故城在今思恩縣及鎮寧州亦宋

州在今思恩縣宜州捉賊宋巡檢李德用擊卻之明年轉

把誘程等擒之得希範以賜諸蠻杜杜字偉長之子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親孔子

詔以錫慶院為太學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

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胡

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

盛三公服坐堂上師弟子之禮從之遊者常數百

人時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彰實學及興

大學詔了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

燕盟府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與常數臣

不復以他相干乞願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

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承子孫

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

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

為實務因言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疆今乘元昊議

和其勢愈重苟不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

備若北戎一朝滿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

戰勝則直趨瀟湘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

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

為國且難乎時亦
循先以壯金湯之勢若
百轉慮宗師誠使敵果深
天臨城則大局已寄區區
權機之利尚足恃乎琦

仲淹之遠慮自不若余靖
數言之中款也

而邀之擊之。昔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師。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廩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曠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燬。况藉其福以庇于民哉。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平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曰。謀慮興

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懼此。默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

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于人恩澤及于下則災異
消和氣應矣。

契丹初修國史

命耶律古裕六院部人舊作谷欲今改耶律庶成季父房等充史官

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
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
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帝用其謀
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王延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澗
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
德昭孫從滿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又
有德昭孫守異與從滿同封餘無考澗王即商王陵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先是元昊侵党項諸部皆叛契丹降夏契丹使党
項夏人救之至是契丹主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
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
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見欺召羣
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
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贖禮且覘其誠否而
留夏國封冊不發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
州通判

契丹與宋久踐和議元昊
之叛語是宋于遼
誠信相孚于夏斷無修
之理况遼因党項叛降
於其于夏情事更難計
而遼北邊以討西夏幸
成則可收強敵之利
即彼不然亦可使兩國
怨以杜其緣附之萌如此
機會豈可易得乃游移不
定浸至元昊降附契丹勢
益聯絡而不可制亦失算
之甚矣

九月許公呂夷簡卒。諡文靖

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

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

萬勝軍禁軍也慶歷元年置凡二十營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

成劉后之廢遂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

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

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為諫官既而

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

諫官奏留殊置不許孫復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妃碑

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備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

出知潁州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

知政事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卒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

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

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還也執中

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腹不學

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

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

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遼西京有金肅州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

州東北遣弟重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出北路三路濟

河入夏境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

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

收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字和斯濟

之故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

百里每退必禱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

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

攻南時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已而元昊遣使歸

其先所得獲契丹主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為西京

契丹建西京于雲州號大同府于是契丹境內凡五京

上京中京東京南京西京六府上京曰臨潢東京曰遼陽中京曰大

定興中南京曰析津西京曰大同

容氏並城注見前州軍城百五十六考遼史地理志序

軍城百五十有六續綱目誤作五京六遼有五府六州

州軍城百五十六今改正并注明六府縣二百九部族

五千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注見前暨于流沙北

至臚胸河今名克嚕倫河源出喀爾喀肯特山南至白

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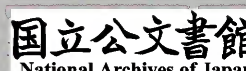
夷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
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收
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然元昊帝其國中
白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
煩州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我不敢以環為意
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西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
副使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
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壻
蘇舜欽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用舊故紙
錢祠神以妓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字勝之子于席上
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
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
字裕之雍卬人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
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
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
事何限俱不為陛下論列而劾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
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注見前酒稅而除舜



禁羣飲又以與不與為
漢書曰所謂名士本堪
前部且挾妓傲歌燕然閉
檢之外尤不為無罪特拱
辰輩之劫治徒藉以快私
忿而株累大臣並非為名
效豈敢起見宜為君子所
識焉

水洛之役既由秦龍劉滬
故違成命罰所宜加尹洙
誠劫其罪而繩之以法誰
得議其非者乃寧意徑行
不復稟中旨遽爾代之
概之誠不免步于再擅滬
則失之洙亦未為得也乃
朝議意存左祖竟稱滬而
徒洙又豈所以昭平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尚書刑部江休復在召中而
辭不往者何中立欲與會而以任子擯之者李定舜欽
之斥中立與定所為也餘無放江休復字鄰幾陳留
人何中立字公南許州人李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
定字仲求洪州人晏殊之甥舜欽被廢居蘇州買木石作
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滄浪亭以自適後遷湖州長
史衍不自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字子飛改吳論
名衍不自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越王侁之孫
仲淹炳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明黨陳執
申復謂衍此三人帝不悅遂并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
知邠州仲淹以疾求解刺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
也君子惜之

二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均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

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

戩遣靜邊砦

在今延安府保安縣西南

主劉滬

字子濬保州人

著作佐郎董

士廉

常山城水洛

注見前

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

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

城不可秦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

張忠

考宋史同時有兩張忠俱開封人一字聖毗歷官

指揮使洙以代滬者或即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

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

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

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

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問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宋仁宗皇帝

三

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
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為朋黨則可盡
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雖有專
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
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傳致
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品
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
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嘗不在兵間故于西
事尤為練習忘者誣以假用公錢坐貶未幾卒
柳開字仲塗大名入穆修字伯長鄆州人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磨勘蔭子法俱罷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
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
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
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陰晦不見羣臣皆賀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長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
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

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字公雅
符人為樞密副使

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不死

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怨介嘗譏已。言介詐死。乃弼遣介

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

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保介必死。衍會同樞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闕門證其死

衍探懷出奏。指示之日。若已保介矣。龔鼎臣字輔之。須城人。提刑呂居簡蒙正第亦

上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

復監處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有冬。以是。其。文。海。人。

丙戌六年春三月辛巳朔日食。

帝謂賈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

疾苦。思所以安利之。又曰。人生懼天而修德。猶人臣奉

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

夏五月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

登萊州尤甚。先是青州震已而登州屢震海底稱有聲如雷。

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今河間府東光縣。何宋于此置永靜軍。何

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

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

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

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

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

三月賈昌朝吳育罷。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

仁宗嘗論昌朝以畏法自

其遷惡謀已洞察况素

知以育剛正可用不能保

全乃轉徙官以避昌朝是

非制置矣至高若訥身為

刑官既附時宰以脫何綬

殺人之罪及在臺端復遷

就意以糾吳育喧爭之罪

甘為小人而不顧可恥孰

甚焉

册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于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卻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澆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

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

之州吏張巒卜言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

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

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

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從通判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

之又殺司理王獎節度判官李浩等兵馬都監田斌以

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字簡之毫州鹿邑人

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

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

招降其甚降求生
而封公爵其公
安存

北京指使馬遂聞則反告留守賈昌朝請討賊昌朝令
持榜入貝州招降諭以禍福則不答遂奮起扼其喉
之而左右無助之者遂為賊所殺則僭稱東平王建國
事聞贈官苑使馬遂開封人
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
一州善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
者日眾于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絕餘悉斬事聞以知
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
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
帳約為內應夜垂緇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
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先是知制誥
胡宿以登萊
地震因言必有內盜起于河朔宜為之備登萊視京師
為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聚民以鑿山谷
陽氣損洩故陰牙而動可即禁止以寧地道
至是其言始驗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諡文定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

閏月執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圍將成為賊所焚鎬乃

即南城為地道且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

彥博宣撫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

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

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

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

管王信字公亮太原人進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

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

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元昊卒。

元昊卒。子諒祚。小字寧合格。舊作沒藏氏。今改。方期歲。密藏舊作沒藏氏。今改。

所生也。夏國語謂歡嘉為寧合。兩益河名也。密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生諒祚。遂名焉。養于母

族鄂博。舊作諒祚。今改。鄂博因立之。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考東

密藏元昊凡七娶。其五娶曰哥利氏。雅奇妹也。生子曰寧格。立為太子。已而雅奇被誅。元昊得其妻密藏氏。與私通。野利氏出之為尼。會元昊欲納瑪伊克氏。為寧寧格妻。見其美。自取之。寧寧格憤而殺元昊。不死。則其鼻而去。匿黃廬。為密藏氏之兒。鄂博所殺。元昊遂因鼻創而死。方密藏氏之為尼也。已有娠。元昊既死而生子。是為諒祚。鄂博遂立之。以密藏氏為太后。此所載與宋史不同。子靈長編因之。續綱目節錄數語于圈外。以示存疑。今據東都事畧云。密藏氏既已斥出為尼。其生子又在元昊死後。鄂博擁立夏嗣。將相豈無一人異議。其說恐不足信。今仍以宋史為斷。而附注于此。按寧寧格舊作寧寧哥。瑪伊克舊作沒吸。今並改正。

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

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

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

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殿小

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

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

親剪其髮。口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

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都知楊懷敏夏竦與

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禁中丁
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
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
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
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
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
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
且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俊上備邊恤刑二事
又言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

發人曖昧之事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
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

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哉時殿中侍御史何鄭言國家
設侍從之官自學士至待制
公卿之才並由此出頃相承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
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備然以天下利害之
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一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
久並許論列御史中丞魚周詢言近西陲備禦天下繹
騷日費千金生靈重困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
用恤民力之時速宜節用以紓國之艱委安撫使與守
邊掌記臣僚裁減節用浮費又言仕進多門滋長
奔競糜費庫祿願特詔進士解褐無令過多流外奏補
宜暫停止又請擇收字星將帥斥貪殘汰庸鶩凡于有
餘言帝以執政及近臣對多疎濶特
嘉周詢詳敏 何鄭字聖從成都人

夏四月册諒祚為夏國主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

祥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二六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知因而誦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失機會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鑄參政事

度以與夏殊議事不合求解以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三年數論天下事未普及秘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鑄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未幾鑄卒

五月無雲而震夏殊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郊論疎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無雲而震者

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殊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冬十二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

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殊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字至之盧陵太和人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二月彗星見

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如魚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內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勞中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陵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糶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以糶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名哺數日不得粥而作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秋八月陳執中罷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副使。

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庠初執中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嘗曰逆詐特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

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于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廣源州

宋羈縻州。地在今安南國諒山府東北。

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雄于西原。

注見前。

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

交趾彌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

蠻州。與下安德州。儂俱與廣源州接界。

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

壯。與其母據儂猶州。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

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潛稱南天國。改元

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

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

廣南。乃數出微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

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忽一夕縱火焚其居。因約

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

自守。否則兵死。眾從之。遂率眾五千沿江

即廣西南寧府之左江源

出廣

源州。東下攻邕州。橫江砦

音作橫山。本唐縣。宋改砦。在今南寧府宣化縣東橫山上。

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

冬十月契丹伐夏。執諒祚之母以歸。

先是契丹主伐夏。北院樞密使蕭惠師。師自河南進戰。

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

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聞夏人已遁而

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士卒皆不及甲而走。

死傷不可勝數。至是北道行軍都統耶律達魯噶

舊作

古今率兵至賀蘭山獲諒祚母及其僚官屬以歸明年

復伐夏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都監

蕭雅噶等使夏索党項款戶諒祚請代党項權進馳馬

牛羊等物而求唐降鐘乞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

置諒祚母屬于薊州按雅噶舊作爻括今改正

庚寅

二年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以

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于是新作禮神玉

玉通鑑誤作圭製樂八曲五音一曲奉祖用之二變七

今依宋史改正樂八曲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和生

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又酌獻五

帝隨月用律各從其音為五曲二變變宮變徵也月

律正月大族為青帝四月仲呂為赤帝六月休

鍾為黃帝七月夷則為白帝十月應鍾為黑帝九月朝

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

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十一月詔外戚毋得領一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字希元其伯父也除宣徽節

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字子方與知諫院

包拯字布仁盧字文長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

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更定雅樂

先是帝以大享明堂召近臣同閱雅樂至是言者以鐘

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

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詔同定

鐘磬制度又下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秘

閣詳定大樂王堯臣於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

願同詳定。尋又詔議定樂名。王堯臣等奏。宜名大安。從之。

時田况宋祁薦益州鄭貢進士房慶曉音律召詣闕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說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寸。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非起于黃鍾也。蓋漢一為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律黍中者。一為一分。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其說。而胡瑗等制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遺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辨。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田况與元均。魏州信都人。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司馬光字君實。涇州夏縣人。後三年。知制誥王洙字晦叔。兗州人。言黃鍾為宮。最尊者。但聲

存。準率不在形體之大小。若隨律長短為鍾大小之制。則減至應鍾。比黃鍾。為十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為宮。即黃鍾。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

臣彊之象。今參酌。鍾。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景祐中黍尺。

胡瑗以橫黍累尺。事具前。為法。鑄大呂。應鍾。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復言。黃鍾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

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為率。與古為異。請更詳定。知諫院李兌。

字了西。臨穎人。言竊聞崇文院聚議。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主洙不從。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

微眇。非知音入神。豈能輕定。且阮逸罪廢之人。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

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

律呂新舊考 自唐子是以用之協和

神人昔可使有司異乃
南朝用舊常祀初會周新
其高以高和而昭一律
哉

行打不其制書 卷之二十五

用之。于是詔南郊仍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

朝會用之。初王朴所制編鐘皆側垂李照與胡瑗皆非

合而其形側垂後至和二年瑛改鑄正其鉦使下垂叩

之弁鬱而不揚其鐘又長而而震掉聲不和者作佐

郎劉義叟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

疾其明年正月帝暴感風眩人以其言為驗 劉義叟

字仲更 澤州晉城人

辛卯 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太宗第

公主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字公武上黨

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莊獻

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

宗舊事以譏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

而行從者纔五六人居其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

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

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

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

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

即主堂易服奠哭諡主曰

獻穆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參知政事

時有偽造勅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

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

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印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五 宋仁宗皇帝 三

秋八月京師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朝廷之過在乎因循中外臣寮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殿中侍御史裏行唐

介爲英州注見前別駕文彥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

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闈寺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梁適此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趣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

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夏竦卒以龐藉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竦卒賜諡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于文

正竦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劉敞字原父新喻人言諡者有司

之事竦姦邪而諡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諡文

莊

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諡文正

仲淹生平勵志聖賢之學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邪慶二

州之民與屬羌皆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仲淹

嘗以贖貧民萬貲于工
實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
至遊吳湖山使民有所仰
食雖亦分有餘以濟不足
然時當儲備關閣升斗惟
難又復飲食遊以耗穀
則市糴益將騰踊且仲淹
而主愛後樂者以對鴈形
鴈面之人而燕娛自適亦
何以為情不若高若之賑
恤普州其法可循也

嘗上言曰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此年以來
不知選擇一切以例除之其間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
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救
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則政舉矣其知杭州也僅歲饑
仲淹日出粟于湖山縱民競渡論諸寺僧造殿宇又新
倉版吏舍日役于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仲淹言
所以遊宴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上技
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既而
然遂著為令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橫州唐置今屬南寧府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

等發兵討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拱等欲任司戶孔宗旦魯人

以事宗旦不屈遂遇害都監張立亦罵賊死智高卽州建大南國

自稱仁惠皇帝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都無備智

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今廣西梧州府藤縣梧州今廣

東肇慶府。端龔今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封與貴格端八州知封州

曹觀字仲賓建安人知康州趙師旦字潛叔宣城人皆戰死智高進圍

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絨字宜父泉州晉江人蒐募

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文斬之以徇

而轉運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

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

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敞字樂道崇德會孫體量安撫廣南

發廣東鈐轄兵赴之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

也一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口將不知古

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

法緊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

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

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

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

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農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西安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

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

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注見前以擊賊敗沒事聞帝

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



東華慶府 端龔今廣西潯州封與龔梧端八州知封州

曹觀字仲賓 建安人知康州趙師旦字潛叔 宣城人皆戰死智高進圍

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絨字宜父 泉州晉江人蒐募

壯勇合數千入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文斬之以徇

而轉運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

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

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暉字樂道 崇勳曾孫體量安撫廣南

發廣東鈐轄兵赴之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也

也一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口將

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

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而

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

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

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

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遷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

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

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注見前以擊賊敗沒事聞帝

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



適折河曰毋張皇。汚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

七百人。汚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口大兵且至。

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未明州

符中改名後升常加廣南安撫使。德府今府屬湖南。

以狄青為荊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

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

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

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

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

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

兌言。唐失其政。以官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

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字子華。億第三子。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

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

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字晉公。邠州人。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

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

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

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

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于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監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印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替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按宋史食貨志祥之獻策變法在慶歷前說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推行其法至皇祐元年尚御史知雜何郊復言其非其明年遣包拯馳視以為便田况為三司使請久任祥乃擢祥為轉運使是祥法之行在慶歷八年祥之為轉運亦當在是年之前續綱目及通鑑皆書于此且似鹽法至此始變者殊為失實但食貨志及他祥包拯田况各傳俱不

著曰月若改書在慶曆八年無月可繫今姑仍其舊而加注以辨于此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唐置今屬柳州府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

先是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書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及是青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

州青行軍立行伍明束約野宿皆成營柵戒諸將無得

妄與賊鬪聽吾所為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

千擊賊潰于崑崙關在南寧府宜化縣東北崑崙山上

嶺最為衝要殿直袁用等皆道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

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

驅出軍門斬之汚靖相顧聘喻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癸巳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

高走大理即唐南詔滇載記不晉天福初改國號大理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眾莫測賊覘者

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

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值上元節大張燈樂飲徹曉次

夜二鼓方宴徒軍官青忽稱疾暫起如內數使勸飲遲

明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

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開封人搏

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

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關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

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

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

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左右兩江合流處注見前入大理

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

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時賊屍有衣金龍

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

失智高不可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

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

知也詔余靖經制度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

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

宗等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

函首至京師方誅其母及其弟蕭注字嚴夫新喻人特磨道今雲南廣南府是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鹽使

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宜張者廢

帝不聽

以孫抃字夢得眉山人為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以善

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

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

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字仲

與人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

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秋間七月龐籍罷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

籍長于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于治

郡時會姻屬與堂吏受賂事覺罷知鄆州執中適遂相

詔定內侍員

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

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

為之

冬十月丙申朔日食

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于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册為温成皇后二月孫沔罷

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法度事無大小悉

付外廷議凡官禁干請雖已賜輒中御妃嬖幸少此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朝七日禁城

舉樂一月追册為皇后治喪皇儀制諸王洙鈞撫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册宰相諍死

帝從之沔曰陛下以臣沔讀册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遂求罷乃出知杭州執中為首相行惟

謹且引洙為員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况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嫺輔政者

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

宋仁宗皇帝

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
那帝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

秋七月以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參知政事梁適免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

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為遵字仲塗樂平人吳中復論之出

知鄭州

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温成皇后耐其主于太

廟

劉沆充温成皇后園陵監護使既葬耐廟賜后閣中金

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劉沆以會得授平章論者議之乃載其方辭賜金事然辭賞而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蘇軾發丈夫而已且仁宗朝未開賜後而不與抑官之項

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為衍聖公

世愿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字擇之蔡人言祖諡不

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月定差衙前注見前法

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事具前後承平既久姦偽滋生而

里正衙前謂以里正後充衙前輦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

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

視費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選鄉中費最高者充差置籍分為五

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馬端臨曰既云罷里

正衙前而後選費最高者為鄉戶衙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應役之苦而衙前弊如故也

以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為殿中侍御史

君子小人之別平時後道
人品則然至有過誤而下
吏議能復據以為斷若
預設亦君子習中無論別
白未必悉當即果無過
而君子之過亦非君子亦
備賢者之過亦非小人亦
非聖人不為口實之心又
何以示大公而中成聖耶

拊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
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
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
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充真卿以論溫
成皇后追册事
出。遵中復以
論罷梁適出。歐陽修賈黯字直孺
鄧州人復求郡。林言近日正
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詬事權要傷之
者眾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六月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笞
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
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
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合
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
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
過失。執中竟免。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
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
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
誠。及宣詔。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規知之。謂朝
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則不然。相
人情如是。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來耶

宦官妾不知姓名。詳
在宋傳為美談。而不知實
非也。即如司馬光婦人女
子無不知之。豈宦官宮妾
獨不知乎。豈亦因其知之
而不可用于用人為入主
馭世大權。不但宦官宮妾
不可操其權而已也。且彼
時獨一富弼為君。豈所不
知則在朝者將盡為君。豈

所知者矣獨一富歸其如
三公九列何而一時君臣
方且慘然自謂為盛事不
亦大可笑乎

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
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以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為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
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
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
帝為感動

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立

宗真入秋山在遼長春州境長春有疾翌日卒宗真性
州今為郭爾羅斯地

因夜宴日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
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
陛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佛然怒曰若爾則是什不
得傳世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

絕其言及卒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
廟號興宗

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邊使來告

哀朝廷遣使祭奠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下溪州自彭允林歸順事具前其後世為刺史至仕義林

傳子師皎太平興國中尤殊襲刺史至仕義又五傳有子曰師寶怨仕義取其妻

及是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下十三州注見前將奪其

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為亂知

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

伐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怒官軍戰死者十八九

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朝廷

朝廷

無事遣吏諭旨許以改過自歸初輒不聽後遣轉運使
以大兵臨之至嘉祐二年仕義始就降奉職貢然猶數
盜邊久之仕義為其子師綵所殺師綵專為暴虐
其兄師晏攻殺之納誓表于朝乃命師晏襲州事
十二月修六塔河六塔地名今大名府清豐縣西

初真宗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在今大名府開州東尋復修

塞時河屢決著作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并圖其畧朝

又言疏河利害議復寢久之決河始塞天臺山傍垂

臺山在衛輝府滑縣西李垂字舜工聊城人至帝景祐

元年河又決橫隴遂為大河經流迨慶歷八年河復決

州之商胡埽在今開州東北宋史河渠志決口廣五百

軍而橫隴斷流已而復決大名館陶皇祐二年河決館

之至是殿中丞李仲昌垂之子請自商河穿六塔畢引河

歸橫隴故道先是郭固雖塞而河勢猶應議者請開

從之發丁夫三十萬修六塔河時穿集自開州北引

入橫隴故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

疏力諫不聽有詔詳定仲昌河議修復上疏以為開六塔者云可以

全固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所散

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河北之州當更不勝

其患而又故道淤澇上流必有他決之虞願下臣議

取其當及中書奏仲昌提舉修復上疏請罷其役且言

功必不成後悔無及時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皆不省

明年四月朔塞商胡北流以商胡之流北合承入六塔

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仲昌坐

流英州餘謫罰有差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考續綱

元通鑑是條之載以修六塔而橫隴商胡之決並不先

行揭出但錄宋史河渠志總序數十言于河決節內之

上敘次殊不明晰且歐陽修三狀不更節採數語亦為

疎漏今依河渠志並採修文集及胡渭禹貢錐指所云

宋時穿渠

云云改轉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永熙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六

宋

仁宗皇帝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

文彦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彦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

為邪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

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彦

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

文彦博等此為直以三尺
重視仁宗矣仁宗感感風
眩不起之症彥博何不
請醫治排闥進見請請
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
其專擅至啓醮殿廷益屬
不經而史方謂是師業業
賴有等以安誠阿其所
為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



之費未必非彥博等之
張其言有以啓之而仁
宗後亦宜之不問可謂
柔儒不爲君者矣

廟社稷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
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
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
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
罪當族二人懼變色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
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
曰奴敢爾爾言何不善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
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
二人往繼隆自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
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二月帝疾愈御延
和殿文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
重衆心乃安先是彥博等在禁中言禁卒告都虞候
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
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沈判狀尾斬卒于
軍門及帝疾愈沈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
者彥博以沈判呈帝乃解許懷德字師古祥符人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堯臣爲樞密副使

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
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
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
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
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人
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
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

謂其前已詳論之仁
帝春秋尚高未有皇
帝欲接立近屬其意
復移書執政言天象不
必有急兵造爲誕妄之辭
以獎惑人心尤爲狂謬然
其所以致此者亦仁宗不
鑒前朝有以啓之耳

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

周王薨王名祐真宗次子生九年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

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

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

報執政論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

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而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

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

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

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

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字冲之

封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

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

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

壇詔羣臣實封言關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至八月始滅

八月庚戌朔日食

罷秋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擁馬足不

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曾大水青避翰林學士歐陽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宋仁宗皇帝

以素行慎密即其平日
不祖梁公願
見若士卒指目矜
為足不過青善於
次伍無知歡感發於

何至有意外之
利乎蓋
武遂不
預存意見
而虛而起非

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挾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

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

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字貫之仲淹之姪趙抃歲

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

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子

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

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

語曰關節不到有開羅包老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諡正獻

行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

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
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
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
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
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
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俟修晨朝聚
諫于馬前街司選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
之變是科程頤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皆及第
程頤字伯淳西洛人張載字子厚長安人朱光庭
字公休河南偃師人蘇軾字子瞻眉山人也
蘇轍字子由眉山之弟曾鞏字子固南豐人

是時文體大壞以歐修奇澀相矜人心澆薄於此可見歐陽修一舉而廓清之不見此神之派山斯利變可謂力挽頹風乃榜發而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諡武襄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
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
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
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
日一時遭際安敢自附
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
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
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

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羨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興宗遣使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

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與

尊號弟也弟先面兄于禮為順况今南朝乃伯父之尊

當先致恭于是復使其臣蕭冠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

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

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

彼時宋亦以契丹增歲幣且欲與契丹行何令契丹可謂之向契丹主竟像驚一拜都虞候之歎即此不過宋臣自詡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多毀行于進者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詔從之于是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通入二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

字暘叔建陽人後遷神宗嫌名改升之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

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太第別初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

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

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

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

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

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

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

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

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

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

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

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之知開封也以威嚴

陽修以龍圖閣學士權知府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

譽有以包拯所屬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己巳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

二月更權茶法

白茶為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建州片茶也宋

片曰散片茶惟之禁尤嚴園戶困于征取官司並緣侵

宋仁宗皇帝

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昂
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
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
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
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
為患園戶輸紕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
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
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
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
不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
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至歲
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
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昂請也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
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
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
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

朕不知也。嘗審聽之，遂并出二人。田况罷。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冬十月，大禘于太廟。

帝將親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錕

字元甫，洛陽人。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

字持德，第五子。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

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

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

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諡安。

允讓大資，渾身內外，莫不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

奸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

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郵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不至。

雍少時，自維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為

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既而

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

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

才，其城令。雜時居母憂，蘇門小躬，繫以養父之才。

即門來，謂勞苦之日，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

未自過也。之才曰：若非進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

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

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

雍由是探赜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

宋仁宗皇帝

民力麻細惟在地方大吏
隨時體察久告上之人酌

其情勢休養而安全一便
隨隨不察於一國皆澤不
格於下逮始得體恤之實
若必待遺官四出然後知
其願察則安藉司牧者
亦流在德况所遺官屬
其言又未可盡信乎
名而無實者徒見其紛張
而按之

相壯公通鑑載

九

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其城法見前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寰宇記俗名五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夷簡子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器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甚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庚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于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

中侍御史呂誨字獻可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詔置三司遺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字介甫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好讀書記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

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

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本漢鄞縣五代吳越更通名今為浙江寧波府治通

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

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

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

之志于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

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無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尊天下之口而固以

印比... 宋仁宗皇帝

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

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嘗見于此。特其學不用于嘉祐而盡用于熙寧。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卽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

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于前，文省于舊。修撰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于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浚二股河。商胡決河之別派也。以其自決河岐出，故名二股。河渠志是年河決二股。七月韓贊疏請修浚，非正月也。今改正。

自李仲昌治商胡決河塞而復決。事見前。至是河流派別

于魏之第六埽。在今大名府南樂縣界。曰二股河。行魏恩德博之境。亦曰四界首河。自決河至四界首行百三十里。河北都轉運使韓贄

字獻之。言四界首古大河。即王莽河水。經注謂所經今齊州人。宜浚二股。于此分流入赤金河。五季周顯德初李穀治

者離而為赤河及游金二河。故道在東平原間。今源沒不可考。為利可必。商胡決河北自乾寧入海。北流。是為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東流分而

為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詔如其策。浚二股。入赤金。役

三千人。幾月而畢。考宋史河渠志。是年韓贊請浚二股。至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治。

并浚五股河。與韓贊傳所載不同。續綱目。從贊傳。今依

之。又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河決恩冀。二年。從都水監

丞宋昌言。內侍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才及六分。而

北流閉。既而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

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上流。至

五年四月。河始成。續綱目。宋元通鑑。但載恩冀之決。而

東北流開閉。俱不載。今并注于此。宋昌言字仲諫。絳族子。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

事。歐陽修。陳旭。趙概。為樞密副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

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辟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弼

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禮。不可

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知諫院唐介。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

者。故得太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

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六月。壬子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

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

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

此。遂不賀。

錄小入去留本無
仁宗既云選用
臣預議則旭無
之罪而當捕風捉
影則宰相安知不出
其所當究其由使
宰相乃兩罷之為謂停
其罪止道哉

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隱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以為

非姬煦姑息之謂。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疆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聖王無以過。然踐阼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羣臣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臣皆忠正。則其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豈可不為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以為。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積歲月以退。積歲月以進。積歲月以退。

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實高而位資塗。相能。則不問其人之能。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偷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願陛下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光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賈

人勸誠奏辭其官。惡得
仍不復知有致身大義
安石新進小臣乃齎勅就

付堅拒不已甚且避之于
願不恭官甚迨徑除制誥
不更辭則其後黜逐榮
心事畢露乃有宗與在廷
原方且想望丰采惟恐
其不就何其頌也

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于案
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遂不
復辭。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重
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
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于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字仲文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

黜之帝不許日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
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選

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堯師德郝處俊而

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邁字文通為之詞時有

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
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用所為今大臣之劣者不敢
為陛下守法而惡者則或上言以違令諫官御史無敢
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多執執政者不悅會以母
喪遂去職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

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

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

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止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論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能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

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使 壬午 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

使 抃年老善忘，于事無所可否。御史韓縝言之，遂罷爲觀文殿學士。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諡孝肅。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
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于人未
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
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
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
字禹玉華陽人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
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
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草十餘上
記宰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陽
曰今已有此詔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

無患乎宗實始悟一周子孟陽字春卿海陵人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辭不贊

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
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
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
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
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朔皇子鉅鹿公曙即位。是為英宗
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謂不贊之高所見何淺司
馬光此言失之甚矣然則
宗實實得不贊之富者又
為何等人乎

先是二月帝不豫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之西閣至是辛未夜帝崩于福寧殿帝恭儉仁恕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而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褥多用繒絨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裝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今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及崩遺制皇子于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即皇帝位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諒陰三年令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宮中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至是册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而兩宮猶未釋

爾時所謂正人者不官斥責其朝交通女謁乎而此所立皇后高氏之母向自太后之姊也為交通為不交通且力贊濮王子入繼又何以對昌朝哉

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故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請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帝命侍臣講讀于通英閣翰林侍講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陋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盡釋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

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方輿紀要山在故大寧衛西南重

元子楚王尼嚕固小字伊羅幹尼嚕固舊作涅魯與古伊羅幹舊作耶魯固今並改與

樞密同知蕭呼都克字伊遜孝穆之姪呼都克舊作胡觀伊遜舊作乙辛今並改正

等四百人謀作亂致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

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嚕固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

固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仁先使北院樞

密使耶律伊遜字呼圖克五院部人等率宿衛士卒數

千人與尼嚕固戰賊衆多降尼嚕固躍馬突出近待渤

海阿蘇舊作阿蘇今改等射殺之重元被傷退其黨遂奉重元

僭位以呼都克為樞密使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

部節度蕭塔喇舊作塔喇今改聞召領兵至仁先俟賊氣沮背

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喇自外擾之賊大奔追殺二十餘

里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

平亂比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

在河南府鞏縣西南定陵西北

史臣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
無弊刻之人刑法以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
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
壅國基者厚矣于乎矯其所為遂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無愧焉

英宗皇帝

甲辰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

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后求去

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鑿

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

右僕射

慶事成於俄頃不動
太后還政深得歸
道至云簾既落猶於
後見衣不過極言撤之
意耳在當時記載者固無
如此形容而張時泰作

廣義遂以此爲尊權位
之証迂儒不善讀書未免
省尋求矣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舊制諸王宮教授無定員至是封皇子頊爲穎王以王

陶字樂道邵亢字興宗丹陽人等爲翊善記室因增置教授官

以教皇族年十四以下者凡二十七員先是司馬光言

雖爲皇子伴讀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

志意不通教者止于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

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

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頑儒端士爲之

師傳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

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佞邪讒巧之人誘導

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

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

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遂有是命。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斬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仁

宗親政謫監英州酒稅復累遷至宣政使入內都知仁

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

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

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

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

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

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敕

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

錫等悉竄南友中外快之。

九月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經

置集義勇本期適用惟貴簡練精熟豈在伍籍之多無端而按戶索丁逼刺手背土勇未厲而民先濫擾豈邊圉之道且紀律疎畧不堪行陣雖多亦奚以為節云其竟先聲而無制勝之實徒爾號稱十萬恐敵人聞之不能生懼而物為所輕琦素號知兵此亦實為失賞司馬光所論

琦尚不從
自護短矣

筵近以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復武舉。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今若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

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諫詐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厯間鄉兵刺為保捷事見前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字景彝濟陰人為樞密副使。

奎居喪毀瘠廬墓固辭起復疇厲風操喜言事未幾卒

吐蕃木征宋史英宗紀作瞎心密藏舊作瞎欺米征今改乞內附續綱目作木征以河州內附宋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元通鑑同考宋史吐蕃傳及王韶傳本征叛服不常此雖
乞附並未舉州內屬至熙寧六年始復河州七年木征來
降今依本紀于此止
書乞附以著其實

初直勒斯賚娶李立遵女生轄戩舊作轄及穆爾章嘉

舊作磨璽又娶喬氏生董戩舊作董李氏寵衰斥為尼

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

噶爾城直勒斯賚不能制穆爾章嘉因撫有其眾寶元

中穆爾章嘉死部人立其子轄爾薩策丹舊作轄撒李

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直勒斯賚轄戩仍居龕谷宋

吐蕃地後于此置砦金為縣而死有二子長曰木征居

河州少曰轄烏爾戩舊作轄居銀川在蘭州府而董

戩與母別居哩正舊作歷城在河號令嚴明人憚服之

有眾六萬日以盛疆獨有河北之地直勒斯賚所部由

是遂分至是本征率其眾求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

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

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

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闕外

傅堯俞字欽之趙瞻字大觀皆有論列不聽

乙巳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先是皇太后聽

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人疑為襄及是

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

宋英宗皇帝

政為輔臣言先

宋英宗皇帝

宋英宗皇帝

帝問襄為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襄精吏事。談笑剖決。吏不能欺。嘗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襄立石為梁。長三百六十丈。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賴之。仁宗愛其書法。常令書碑版。而溫成后父碑。則辭不書。後卒。乾道中。諡忠惠。萬安橋。一名洛陽橋。在今泉州府晉江縣東北。有襄手書碑。三月。行明天歷。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

長宗崇奉漢王事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號更無嫌疑凌僭之虞必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辨折既與大記所云不合使漢王尚在又將何以處之乎且以本注之說以補他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經傳可據徒以強詞爭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為得也

正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常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

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燕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于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彙爲據。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爲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聞典禮集議。不_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詔皇子及宗室。早屬勿授師傅官。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備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師。于義未安。故有是詔。

秋七月。富弼張昇罷。

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及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

嘉祐時所稱公忠體國
八何正政府氣味何至
從事正宜和衷共濟
不_一相諮詢未_一免自
見於辭色度_一亦
意_一而忘_一義_一公忠
八固知是乎

必支入承大統本無德怨
可謂必沾沾挾援立私
以行報自處已爲不
辭以守以富盛嘗有建儲
之語或子選官又以文彥
博向曾推立深加眷念而
蔡襄則以疑似小嫌一塵
而守豈宗天下爲公之最

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
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
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
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
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
意謂之日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
臣首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呂公弼爲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
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
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
預焉因避謝不敢座帝曰慙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

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公弼先爲羣牧使時帝若藩
帝謂公弼卿裝歲不與朕馬固已
知卿矣乃以權三司使進副樞密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
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
開西華門以洩官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
人多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
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于山川司馬光上疏極論時
事畧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
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殍尸成邱
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
內道路乘朽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于壓溺者不可勝
計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
帝擇陛下于衆人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

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足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下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冬十一月吐蕃置勒斯賚死

以其子董戩為保順節度使

丙午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

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

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許歐陽修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

待陛下鎮之出修之為也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此後契丹復改書遼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諡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字嘉大仲淹子

監察御史呂大防字微仲長安人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

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又共劾歐

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

于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

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

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

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

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

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

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

人與廟事是非可吝惟當

范鎮引伊周以况琦固屬過厚然謂即以孺子待其君則歐陽修挾濮議微嫌有心排擠耳

吳之於理即所真不見聽
亦在商則切陳以伸已
意若不合則去止圖沽一
已處也垂忠盡之義呂
諤乃顯言與輔臣勢難兩
立方儲職則基門戶之
以權臣於中不復計政事
之有無神益明李言路惡
習接踵相仍此其濫觴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皆中書之謀也。于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開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本休陽一更名，今屬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還還以嘗與呂誨言。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但堯俞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謂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海等既出漢議亦報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于畢如月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達字仲通邢州人同簽書樞密院事

達少隸范仲淹麾下。達嘗議取靈武非計已而在任獨果戰歿又論葛懷敏必敗人皆服其

先累功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

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

德用狄青勳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達黠佞小才豈堪大

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字子政宋城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

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宋英宗皇帝

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并下柔遠。金湯注俱見前。環慶經畧使

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羶帽督戰。挺先遣

彊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

又使副總管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

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

幣。知延州陸詵。字介夫。餘杭人。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

不稍加折。諒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

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

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布。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資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

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

其人桀驁皆宋厚弱縱成之諒祚狡狴不及元昊正宜乘其寇還絕其歲賜開罪攻討亦何不可乃誘罪邊吏意以歸款而苟安口前失機會謂其遠圖米之不振其矣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

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

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

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

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

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

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因命韓琦等舉士

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

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闕。禁

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

議秩錫曰。朝廷非臣下所宜私計。若必以臺闕禁從為榮。則豈其他職任皆不

足以彰寵命而國家建官
授政又豈專為臣僚矜耀
地乎乃俗尚波靡至有不
為卿監之語絕不以常官
盡職為念世風日替亦甚
看奸僞之廢矣

冬十月以郭達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
者至達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
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
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賴王也頊聖躬更親書之
帝又批于後曰賴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
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
帝力疾書之。

丁卯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神宗大赦。

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太子即位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

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賴王時納
焉至是册為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
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
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

命公主行見舅姑禮若為令

三月歐陽修罷

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

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眾因目為

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于

修誣修以惟薄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字季常廬陵人思

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

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

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叅知政事

奎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拜叅知政事進治說二篇又

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當居要近小人不得

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

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

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

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曰臣不能為四

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

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

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及其弟維呂公著交三人

更稱揚之帝在賴暉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

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

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帝即位召之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六 宋英宗皇帝

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
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
材必不欺門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
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
府衆謂安石必離及詔至即起視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
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言為過詔
陶與九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斥
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至今稱為至闇之主今陶
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數

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

陶始受知于琦驟加

謂其反覆帝亦薄其為人不用

而奎亦議調外州光言陶論宰相不

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侯琦押班然後就
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于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
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于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
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永厚陵

在鞏縣西南昭陵之西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姿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每行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也

京師地震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不選用時惟張方不
外若富弼文彦博並為延
然不過稱其堪勝諫官
侍從耳惟曾公亮因欲開
韓琦汲引不遺餘力甚至
指為幸輔才是安石大用
公亮仗助之力尤多厥後
東張中亦亮又一切除
贊之故安石於富弼歐陽
倫詆訶殆遍獨於公亮子
季寬引置政地以報私恩
則其朋比為奸情事尤顯
然可見排老成而進羣小
公亮實為罪首矣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
覲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大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
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
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
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可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
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
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吳奎陳升之即陳旭罷

韓琦既罷奎山知青州明年卒奎喜獎善少甚貧既貴買田為義莊以賜族黨

沒之日諸子
至無屋以居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為
樞密副使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
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幸已吾賴其言耳苟欲
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
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
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亢前與王陶比
諫吳奎以抵韓琦琦奎既去
亢遂由樞密直學士進副使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
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日光以舉職賜罷是

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出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

青澗守將神謨字子正世衡子襲虜夏監軍威名山遂復綏州

威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

神謨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謨即以聞且欲

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眾來降情偽未可知戒

謨毋妄動謨持之力詔詵召謨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

字師正京兆長安人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

之因受向指詵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從之秦鳳謨

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

舉眾從謨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三千兵萬人遂城其

地夏人來爭謨擊敗之詵劾謨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

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竄

神謨于隨州

神謨既受威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

軍楊定等殺之邊費復起朝議以謨生事欲棄綏誅謨

會郭遠由邠川徙鎮邠延用其屬趙高字公才邠言上

疏以為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

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

印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宋英宗皇帝

韓諤受降娶取綏州詭不
免輕舉楊定初時奉使西
夏下拜稱臣尤有當誅之
罪然終城既復尺寸皆國
家壤地豈宜輕議棄捐而
取人哉後王官又豈可以
其禍由自取不加征討韓
琦所言自是正理且時勢
既異史不必前後相符極
密必執初議以相詰亦不
遵事體之甚矣

度大理河川即大方川在綏德州西北建堡蓋稼穡之
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考此疏及書續綱目通鑑俱作趙
遼屬史謀出高而主之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
者達也今依宋史改輯
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
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
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郭逵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為李崇貴韓道善諒祚
乃錮崇貴等以獻既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
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
矣初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
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時以劍鑑上而匿其金

銀且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

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崇貴等至具言其事帝薄

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財宅萬計遣劉航魏册秉常

為夏國主遣使册為夏國王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

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

册府元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神宗皇帝

戊申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
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
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

處處愛已不免偏重然
其損久姑息果能振作
自為其非張弛之道
以理財為急務致小入得

其附而中之安石之病
良神宗不得辭其咎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三

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財。

趙鼎罷。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知徐州。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闕，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

安石以致君養民自任而
其所設施即成兆民實

得能求能體而行之惟假
誅舜四凶一言為日後殿
斥舊臣廢木豈中三到治
他務未遑而汲汲以放逐
譏罵為能事乎且所行新
法變易舊章朝更夕改條
例禁如與所云至簡至要
不至者亦已自相矛盾而
其傳傳徒其跡而
不得精其新法之沉
古亂政為履官罪人乃
欲且於其復契之列多
見其不如也

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

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

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

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

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一子誠不世出之人

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

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三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

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

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

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

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

其讒，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

上思其言，于是復召用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宋神宗皇帝

三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歷。

以月食不效。詔歷官雜候星晷。重造新歷。至是上之。占

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歷。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秦王德芳孫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

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

攸字真文。新喻人。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

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崇德昭

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

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

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

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

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箕歛。漢書注。以人頭數。出歛以箕歛之。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

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

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

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

商刑行賞。然庸以來。隨習
變而無異。禮自官停
罷安石固執不從。已為偏
見。至云善理財者不加賦
而國用足。其說充。試問
所行善法。後諸法何事
不收。於民又與加賦何
異。神宗心知其非。而復任
安石。其制惑亦甚矣。

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已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

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對曰人

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

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

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

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

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

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

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

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弼

謙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按即

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

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檢得志又今中外之務

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

一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帝欲用安

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

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

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

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

大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字和甫

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

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狃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

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

政事帝謂安石曰人皆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

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

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

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王安石領其

事。初。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自直州宋置。今揚州府儀徵縣是。推官秩滿

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

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

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

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為三司條例司。曾布字子宣。鞏之弟。檢正中書五

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

意。使專任安石。以威勝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

亞于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

字道原。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

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

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先是，汴平中，邵雍與客散

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

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

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數年，當有南上作相，多引南

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也。至是，雍言果驗云。天

津橋在河南府洛陽縣城外。

夏四月，旱。續綱目：宋元通鑑，于是月，書河決地震。考宋史

決，然在七月後，非四月也。又按地震應書在某地，神宗紀

及五行志，皆不載是年四月有地震之事。惟滕元發傳言

京師地震，元發上疏言事。又河北地震，命元發為安撫

使，還知開封府，傳雖不明著某月，然本書上年七月有京

師地震一條，下文有罷知開封府滕元發一條，則二書所

載河決二字，必河北之訛也。附辨于此。滕元發本名甫

字達道，東陽人。

參知政事唐介卒。諡貞

介簡伉，政言店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而安石彊解帝

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

以薛向為浙江荆淮發運使。

初，仁宗時，范祥制置解鹽，其公私便之，祥以向繼

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攸主其說，請久任

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字

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字

向，武進人。范純仁皆言，向罷，安石排羣議，抵靖于法，以向代

之。已而向請置鹽場于永興軍，官自鬻之，罷通商法。

罷知開封府滕元發。

更帝所紀，率臣北人，南人皆立賢，豈獨一王安石之耳。地氣北南，遷移謂有，關治亂不足信。果亦所云，未聞節治之世，南方皆堅冰，沅寒也。蒸地氣視人氣之盛衰，是時洛陽匡聚，養滋人氣，極盛，故地氣因之而變。花木禽鳥亦隨地而異，即如深山窮谷，氣每先與，通邑大都，候常多燠，此可為徵矣。若夫禽鳥得氣之先，不過如鳩鵲呼鳴，預占來日晴雨，安能於數年之久，明示前知乎。

蘇軾從術數，假杜曉以萬言，然術雖精而理實乖。

勝元發此言簡而中其勝
歐陽修謂其言簡矣

元發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

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

輒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元發同

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元發會議新法恐元發言而帝

信之因極力排元發田知鄆州初元發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

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別黨相之也帝

口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

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明黨雖中

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字執中福州人謝卿材侯叔獻程

顥盧秉字仲甫德清人王汝翼曾仇王廣廉大名八人行諸路

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已而頌農田水利京東由是進討者

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

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字毅夫安陸人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

誥錢公輔

獬權開封府斷謀殺獄不依新法事見後拱辰與王安石

議新法不合公輔言勝元發不宜去辭向變法當難安

石惡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

中不出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

于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

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

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不以為然

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

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辯久而倚毘亂

由是生臣究安石本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于人文言

飾非罔上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

安石還其章疏謗遂求去乃出誨知鄧州先是誨將對

亦將詰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補

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

同壹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

必受其禍及誨斥安石益橫光由

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行均輸法

條列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

贏餘年歉難于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

都有半價之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

斂散之權今浙江荆淮發運使管總六路賦入宜假以

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

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

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

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

時議者多言非便劉琦字公玉宣城人錢顛字安道無錫人蘇軾先後

論列皆坐貶向復請設置官屬從之權開封推官蘇軾

簿書稟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備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

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于

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蘇軾續綱目

作蘇轍今依宋史食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

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

觀望將貽他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時帝切于求治多延見

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于六路純仁言

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措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欲速上心欲求

近功忘其舊學鄙老臣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與臣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

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驟革儲儲欲事功急就

必為檢校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

子監純仁求去愈力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

純仁曰是以利誅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

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

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

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唐縣今日鳳臺為山西澤州府治令民以事至

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

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癯殘廢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

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廝讀書親為正句

城郭甲兵糧儲三者皆備防要務惟恐苟且某書有

小人而無實濟所係匪淺以相備為已足久之將

相者而忽之豈除戎

不虞之意耶純仁特

以謂此最切端故以此

以為非尤不當

君勸求治理廣卒

訪正可收兼聽並觀之

益惟在採擇而擯之以

神實政耳况君子小人之

分存乎心術豈係地之遠

近位之大小若如純仁言

則必舜之好察邇言先民

其特慮靈附安石之徒勝

其口說而未計及進言者

之或有一得亦何異懲

厥惡之况耶

其論于芻蕘又何以稱馬

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
如父母用薦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
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
容容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
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事
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定謀殺傷首原法貶判刑部劉述字孝叔湖州人等六人

婦謀殺夫悖惡極矣傷雖未死而謀則已行豈可因幸而獲生以遺其殺夫之非又豈可以按謂即服遂請以自首之條許遵寧請

初知登州許遵字仲塗四州人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婦人阿云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不死斷一指而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兩

身為刑官執之誠疑安石乃相避而詆述且定謀殺首原之令不特免始因而宥以漏網非所以飭倫且使奸徒有所恃而不犯尤不足以止辟安石偏執妄行不復知有明罰勅法公議而貶逐正人尤逞其無忌憚之心小人肆毒乃至是哉

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意方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字子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顛其上疏論安石畧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除自結援以固寵趙抃疏上安石奏貶琦監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

處州鹽酒務頭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
附安石得進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于是昌齡亦言王
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
置述于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
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
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能圖閣學士祖無擇先與安石
石同知制誥或饋安石潤筆
物辭不獲取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
間而惡之及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御史丁諷
使兩浙按知明州苗振貪狀子詔迎安石意遂也無擇
逮赴秀州獄巧抵無所得諶以他事論之無擇言詔政
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焉下子詔字聖美太
原人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秀州五季吳越置今
浙江嘉興府是。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人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
書抵王安石方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
之乃以為河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字清臣鄜州須城人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
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
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
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豫借者給之令出
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
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年之患民既受貸則兼
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

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先是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于是決意行焉王廣淵字才叔大名人也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悔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帝約束紛更之益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宋神宗皇帝

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問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欺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口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善。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逆其得志。遂肆毒于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何云。對曰。聞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

先是夏人寇秦州。

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

既而秉常復上誓表。

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

逵上言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許。

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秉常遣旺孟克。舊作罔萌。今友。來言

欲先得綏遠。命趙高等如夏。夾所納二砦。且定地界。旺

孟克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

門安遠。一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

以長城嶺。亦曰長城門。橫山之麓也。又曰青嶺。在榆林府廢夏州西南。為界。西平王

祥符所移書曰。旺也。旺孟克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

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慮正論盈

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

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

同者。由是二人遂判安石。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

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主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

石恃以為助。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

使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

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通合王安石意。務以多

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咸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措克。進朝廷。古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取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劉庠字希道。彭城人。

增置官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官觀官使不限員。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

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

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

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字正叔。顥之弟。

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

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後魏縣。宋熙寧後廢。故城在今延安府宜川縣。

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帝初即位。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

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

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已而移疾。屏居南山下。先

明州苗振獄起。令載往按。程顥疏言治獄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王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獻囚

五言古詩
卷之二十一
五言古詩

此何復竟命之
往此還乃辭

蘇鍾自占學各見問前從鍾曰為類不夫三升首於

今以燻木善俗為我帝 既明詩思詩本詩之士甘公善

棄此學專攻此舉進士臨雲氣 姓奇今我安在直川

篇並學之要與然自計曰昔並自以何事來于其蓋

通其信賦無世對又而求之六聲與野賦野賦 字五味

之韻中韻鍾前其書辭以為未及又韻韻韻手果平來

將亦中奮雷之日韻昔自亦以綠百樂所事于其因德

鍾少喜病其至於詠客如將西之壯爭二十以書詩於

世近鍾為崇文對林善奉續編

